# 将军行

1. 如日方升

“我快吹不动了，但老祖宗的手艺不能丢，红白喜事还得要有撑场面的家伙，是时候找一个能把这门匠活传承下去的人了。”庄严的表情笼罩着师傅的脸。

此话一出，左右木长凳的人都开始躁动。我与长生四目相对，他的嘴角还流淌着一丝笑意，身体拧成了麻花状，强装着镇定。这时我的脸上有了掩饰不了的红晕，恰似长生一眼就能看穿了我的内心。

“天宝，你过来”院子里密密麻麻的人齐刷刷看向我，树边一笼笼的人，像吊在树上的人参果般。我脑子早就不管事儿了，旁人见状，一把将我推搡了出去。善工堂牌匾下，摆放了一个木漆桌，香烛、贡品一应俱全，桌后的木雕椅便是师傅也是一把手的象征。我怔怔走到他面前，师傅拿出那把缠着红丝线与金铜钱的唢呐，递与我手。

“以后跟着我学，学会《将军行》善家班便由你当班主。”此话一出，我眼前模糊一片，泪光汪汪的洒了一地。微启的眼睑里有一缕表示生命回归的活光，像是漆黑的云缝泄下一缕柔和而又生机勃勃的阳光。

我转头瞄了一眼长生，他满脸错愕，流着虚汗，双手颤抖着，眼里的活光很快收敛，又是一片垂死的神色。

为什么师傅不能教善家班的弟子都学《将军行》，大家都会，这样长生也不伤心了，师兄们也不会不满了。

... ... ... ...

1. 初识

十三岁那年我被母亲强行带去拜师习唢呐。

绕着后山走了些许时辰，淌过芦苇荡，母亲再次叮嘱我要机灵听话。压迫感的语调让我窒息，看着我沉思良久，鼻边的泣叹声敲的我头生疼，像鼻腔爬出了一条毛毛虫。稚小的我，从记事便只记得母亲对我有不一样的看法，巴不得我学习不好，就像一个堵在老鼠窝口的老猫，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后来在村里人口中得知，学唢呐是我父亲生前最大的愿望。只因父亲为人滑头，鬼精鬼精的，方圆百里没有师傅敢收，也就成了他毕生的遗憾。母亲痛恨父亲一生都在追求这些无用的东西，毫无成就，无数次与父亲动手便想离开，都为了我和妹妹隐忍了下来。可父亲死后她性情大变，一心想送我学唢呐。

初见师傅，身穿黑颜色的绸衣，他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，沟壑纵横的脸透露了一丝不羁与严厉。他从屋子里踱步出来，神情不屑，手里端着长杆烟锅子。我与母亲火急火燎的进去，他并不因此动容。只是安逸躺在摇椅上，叼着旱烟。

具体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母亲那天温柔细语，撒泼打滚，祖传的招数都使了个遍，黑脸蛋子死活不应，最后是我与师傅的儿子长生一见如故，师傅才应允我可以先试试。

在师傅应允后，母亲潇洒的走出了门，头也不回的离开，仿佛我就已经出师了一般。我并不理解母亲的心情，平时我与她不和，她痛恨我睡懒觉，我也厌恶她嘴毒，从未觉得她很重要。直到那天分别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没有了港湾，原来大雨会淋湿衣服，练功的日头也很毒。

次日，在村长刘老爷的亲自主持下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拜师仪式。我在他人的议论中得知师傅轻易不收徒，所以每次都由村长主持，也显示出了师傅的威望。师傅前前后后收过十几个徒弟，没有人是真的爱唢呐，都是为了混口饭吃。

刚开始学艺的新奇和积极性，是可想而知。但真正要学起来也是十分单调乏味的。

但长生心里美滋滋，终于有人陪他练功，不过他已经开始会吹唢呐了，比我厉害。第一次见长生，是在拜师那天，他长得一脸潇洒，眉毛黑黑的，牙齿是白的，一白一黑，衬托得满面英姿，倒不像是师傅的模样。挑着个南瓜般的头，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。

平日里长生吹唢呐，我则需要手拿担子长的芦苇哨子吹羽毛，吸水。不过最有趣的是去河滩边听鸟叫。偌大的河滩全是芦苇。芦苇是野生的，不成垅也不成行。密集的地方芦苇杆儿细如手指，筷子；稀疏的地方就如铲柄，刀棒。站在高处看，如同望着微波荡漾的湖水般，左右飘摇。

凌晨时分，还在梦里斗蛐蛐的我，在师傅的咳嗽声中惊醒，窜起身子发现他已经下地干活去了。我和长生便模模糊糊，迎着沉甸甸的迷雾，开始去河边训练了。

雾气积满了整个芦苇滩，河水在雾下伤感的呜咽着。几个早起的鸭儿蹒跚的往河里去。在蓬生的芦草前，浓雾像帐子一样挡住了它的视线。它的脖子开始一伸一缩，嘴里呷呷的发着牢骚。不一会儿，太阳钻了出来，河上的雾气被光线劈散。我们忘我的练着功，旁边来了几个老头，担着些铁器。

“哟，这老善头又收徒了，看样子这唢呐班要越来越兴旺了呀！”

“这才到哪儿呀，这玩意儿就没几个能坚持。指不定哪天就不干回家了。”我在他们的嘟囔吆喝中，继续苦练着。

1. 将军行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善工堂所有的师哥，他们围坐在一个火坑旁，以师傅为首的四台唢呐和另外的青铜锣、钹一起奏响，我和长生大为震撼。师傅的腮帮子非常灵巧，一收一鼓，唢呐片流出百灵鸟的婉啭啼声，响，脆，直冲到云霄里去。

我拜师以来，善家班前前后后接了七八个丧事。方圆百里几乎所有的红白喜事都会请唢呐，以丧事为主。有钱有势德高望重的会请一个班，也就是两组唢呐，外加鼓、锣、钹。唢呐先生和超度的道士不同，他们一般会被主人家当做先生，会安排专门的座位、包吃住，受人敬重。那天，师傅与徒弟们个个全神贯注。那高亢的声音在辽旷的山地间奔走。待到师傅的独奏，那些令人心碎的声音缓缓的流淌出来，满是绝望、哀叹与哭泣。院子里渐渐有了哭声，那是披麻戴孝的孝子发出的低吟，曲子进入急促音段时，哭声便在院子里面弥漫开来，满场的人皆是泪流满面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明白了父亲为何一生都在追求唢呐。

“善师傅，家父过世，您都来了，请您吹上一曲《将军行》，可否？”

师傅嘁着鼻孔，缓慢摇头。

“钱这些都不是问题，你吹上一曲，也好让大家开开眼。”

师傅，缓慢吐出一口烟气。

“不是我不吹，是你父亲生前，敛收村民钱财，担不起这《将军行》”

我从板凳上站了起来，替师傅捏把冷汗。

后来我在询问中得知，学这门匠活的最高境界，便是一人独奏。如今便传到了师傅手里。所挑选的传承人，必定得吃苦耐劳，沉着稳重。《将军行》更是轻易不传人，一般只有生前德高望重的人配得上这曲子。

在那之后，我与长生日日去滩边练功，春夏秋冬，都不敢怠慢。跟着师傅下地，种菜。长生比我机灵，比我学得快。我自始都觉得他比我有趣得多。练功时，他常常会去水边，打水漂，捞鱼。石子儿在他手里便能生出许多花样来，打鸟，打虫。他将螳螂置于手中把玩，拿石头打鱼，水面便是溅起一朵白菊花一样的菊花。我与长生的练式不同。他早就能够拿起唢呐洋洋的吹起。而我便是听音识动物。河滩边常常会有各种声音交叉传来。那是一种奇异的声音，很像鱼群在唼喋，声音细微，忽远忽近，我要集中所有注意力去捕捉，眼睛与耳朵并用。河岸的白雾，起伏上升，声音就藏在白雾里。只要用心看着那白雾，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。突然我的嘴里就迸出了那些音节，嘴角上漾起了一丝微笑。

我们练累便会，就地躺下，以芦苇为席。仰面朝天躺着，旁边一颗黄麻树，所以地上满是黄麻落叶。把双手枕在后脑勺，肚子很瘪的凹陷着，一个带红点的黄叶飘飘的落下来，盖住长生的一只眼睛。我望着上方，看见一缕缕黄晕的光线从叶子缝中透下来。当时的我们永远不知道那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

十六岁那年，长生喜欢上了一个邻村的姑娘，被师傅逮了现行。这时，困扰我几年的迷惑终于迎刃而解了。原来我从未见过的师娘，我一直以为是去世了，实际上是师娘嫌弃师傅呆板，一生苦守着唢呐，没有出息。其实从很久开始，唢呐早已没有当年的景气，再加上生意不稳定，养家糊口都是困难。善家班的徒弟来了又走，一波又一波，只有师傅死守着，师娘受不了这清贫，背着师傅，跟邻村的老余跑了。那时候师傅知道消息，异常冷静，仿佛早已预料好了这种状况。

想来师傅青年时何许风光，令许多尚在闺阁女主魂牵梦萦。只是使他迷路的年龄业早已成为过去。白脸细眉的女孩子再不能使他心跳，也就不需要那些娘们眼里放光了。

一日凌晨我因念家心切，私跑回家。脚步才到门口，就戛然而止。原来母亲在与邻居交谈我学艺的事。

“不管咋样，我还是相信我娃，能够学成。”

“这善师傅近七年未曾收徒弟了，这次收徒不知是啥意图。《将军行》历来只传一人。谁吹了便可扬名立万，就是不知天宝有没有这福气。”

“就凭我娃的秉性，他能行的，他爹还等着呢”

争气的眼泪顺着脸颊流，我挪动脚步，没有进院子。而是直冲善工堂。下定决心，好好学艺。

回去的路上，沿着芦苇尖眺望河滩远处，薄雾里错落有致的平田、木房、树木，全如敷上了一层白银，一切极尽爽心悦目。

1. 睹始知终

但是随着善家村的发展与改革，唢呐技艺逐渐没落。

“我要出去闯闯，这玩意儿没有出路罢。邻村王劲生，出海发了财，说是带上我。”长生一脸严肃。

师傅捻着烟杆在鞋底散了散灰。只是摇头。当晚，全没月光的夜晚，门外急促的犬吠声，我便猜想事情不妙。

果然，长生偷摸跑了，气的师傅几日不曾言语。此后的日子里师傅更是如田地般沉默寡言。

后来，我圆了母亲与父亲的愿，终于成了一把手。班子由我带领。

一日，我们收拾好行装。出发去杉水村。听闻是一个四十岁的光棍杆子见义勇为，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，自己拼命却没爬上来。村口东边一片地本是国家征用的，中间隐隐约约的一条路，是贪便道发懒的人，用鞋底造成的。我们在那家吹了大抵不过半刻钟。主人家便一颠一颠的走出来。

“差不多行了，随便吹一吹，走个过场。”说罢，便一人手里塞了个红包，打发了我们。手下的兄弟如热锅的蚂蚁，急不可耐的打开，洋洋得意。我知晓他们的不易，将钱分予了他们。

那日，分外寒冷。我挪动了步子，想去透口气。刚到门口，便见小路上来了个女人，半百头发，褴褛的衣服，提一破旧的竹篮。他对上我的眼神，便有些踌躇，惨白的脸色还透着些羞愧的眼色。我赶紧进屋要了些吃食与她，看着便是可怜人罢。那老妇人徘徊观望了良久后，得到我的赠食，忽而手脚有些发抖，踉踉跄跄退了几步，便转身离开了。

待我转身进去，只见众人围着一个台面，吵吵嚷嚷。台上的人穿着是我未曾见过的款式，手里的东西，一个赛一个的“大件”。正在我准备招呼弟兄们开始演奏时，几个穿亮色衣裳，拦腰扎着宽阔的牛皮腰带的人朝我们走过来了。

四五成群，双眼像风车一样旋转着，嘴里嘈嘈地说：“喂，你们吹一次多少钱，给你双倍，不要再吹了。”演奏被迫中断。

“说啥呢，我们是授意请过来吹丧的，你是那根道道，在这儿指指点点。”从未受过这鳖孙气的我，没好性的咤道。。

两支队伍皆面面相觑，眼神儿对上之后，就要开始动手。这时台上的动静响了。

“听说是些西洋玩意儿，咱未曾见过的”

“那手里的唢呐咋弄大哩”手下一弟兄疑惑道。

“听说叫萨克斯”

台前还有一位扎长辫，白面红光的女子，手里拿着能出声的喇叭。一时间歌舞四起，吸引了周围所有的目光。恰逢师傅也赶来凑热闹。台上的表演吸引了所有人，我们拿着家伙事儿，无所适从。待到人全走完了，被歌舞喧闹了一天的丧堂静得很。师傅从弄堂里踱步出来，背着胳膊，蹙着眉毛，额头上出现三道深深的皱纹，嘴唇因为干裂像是翻起的土豆皮。他凝视着刚刚那个舞台，表情木讷，两片嘴唇微微颤抖，仿佛要言语些什么。

那场丧礼过后，师傅说不出的难过与焦虑。回后，我住在的师傅的偏院。我在头与枕的接触面间不断摩擦翻滚，后半夜待到月亮下去了，太阳还没有出，只剩下一片漆黑的天，除了夜行的东西，什么都睡着了。这时我听见了些窸窸窣窣的动静，翻开窗台，方见师傅擦着火柴，点燃了一堆木头，黑夜里弥漫着橘黄。师傅正对着那堆火，静思。一面整顿了柴火，便从旁边抽出了一个碧绿的布包，一个红红白白箱子，一同塞进了那堆。一阵红黑的火焰过去届时，院子里散布满了一种奇怪的味道。那天的师傅身影很孤寂，也渺小。

出去闯荡了两年的长生突然也赶在这个节点回来了。回来那天，满脸神气，一头黑发焗的铮亮，脸上还戴着一副黑紫色眼镜。身后背了个半截身子大小的黑包。师傅崴在木椅上，见状，便道“这定是发财了，整置了一身西洋打扮。”

“爹，我知道你不满我那日偷偷跑了，可是儿子这回出去算是长了见识，外面的世界简直就是不敢想象。”

“我不仅赚了钱，你看我还学了新乐器。”说罢，便急忙从包中掏出一把亮光的乐器。要与师傅展示。

“爹，你看，这叫吉他。不要看它块头大，它不同于那唢呐，这能奏无数个曲子，还能边弹边唱，可受欢迎。来来来，我给您演示演示......”

在长生开始捣鼓他那所谓的新奇玩意儿时。师傅便是起身，背过手，拿起烟杆便进了屋，再没多说一句话。我见状与长生寒暄了几句之后，便嘱咐他好生休息，找借口就离开了。

不用猜测便知，这个夜晚，仿佛一个雷声炸裂，压倒师傅的最后一根神经崩开了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自己花了一生心血教养的儿子，不仅仅放弃了唢呐，还玩起了西洋乐器。这使他无法接受，这种情况也打破了某种既定的秩序，使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些莫名的东西暗流涌动着，在发生一些不为人知的变化。

... ... ... ...

1. 从头越

从杉水村回来后的第二十个日头，我们才接了第二家生意，而且出奇的远，为了生计也没有选择。自从光杆子家请了一回洋乐队，善家村纷纷效仿。

“这次我也去，许久没有拿家伙式儿了。”师傅平缓的道出这句话。

凭着他执拗的性格，我不同意也没有，即使他的身子骨早已经不适合再吹，我还是同意了，为了让他宽心。

主人家的房屋更是偏僻，绵绵细雨便是徒添了行路的困难。师傅一个扑空，就从坡道上滑了下来，肚皮擦破了一大块，渗出一层血珠来。

那日的师傅坐在主位，拿起他的近铜唢呐如痴如醉的吹着，带动守孝的人泪眼婆娑，台下一片窸窸窣窣的抽泣声。

刚过没多久，我看着他开始满脸通红，有点吃力，额上沁出了一层汗珠，脸色好像烧焦的小麦和熟透了的山楂的结合体。眼睛边的汗珠在黝黑的脸上清晰可见，胸脯一起一伏，鼻孔像风箱一样“呼哧呼哧”捧着气。这时两股红色液体顺着鼻孔里的黑毛，从唢呐的扇面中流出。这下吓得所有人都停了，师傅一口血便止不住的吐了出来，吓得小孩子惶恐的倒退着，一直退到脊背贴着凉凉的石壁。

“接着奏，今天便是定要奏完......”话音未落，人便倒了下去。

我们一路颠簸要将他送往医院，他执意要回家。

“去了医院的人，都不会活着回家的”他嘟囔着。

回到善工堂，我们把他安置好后。便在院里面生了一堆柴火。炉中烟火升腾，黑烟夹带着火星冲到天空，又迅速反扑下来。师傅咳嗽着，胸脯里“咝咝”地响。

四月初，恰逢清明，突然刮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黄风。风刮得天昏地暗，甚至大白天都要在房子里燃灯。这是春天，天气变暖的气象。

我在房间里面点了一盏油灯，尖尖的火苗上，挑着一缕盘旋上升额的黑烟。师傅平静的看了我一眼“你帮我把烟点上吧！”

我急忙装上烟，迅速点燃了递与他。两股白色烟从鼻孔里迅速腾起。这时的师傅不同于初见时的不羁与神气，脸上满是挫败与忧愁，整个身子更是轻飘飘、软绵绵。

“我这辈子只有两样追求，便是唢呐与旱烟。”

“你要永远记得唢呐离口不离身，这也是一门匠活，你得负起责。等我走了，你和师兄们为我吹上一首，就够了。这辈子也就没有遗憾了。”

我看着师傅“您别说这话，我明天就带你去医院看病。”

“我自己的身子骨我清楚，旱死的稻秧苗，再大的雨水也缓不过来了。”

“你把这门匠活再经营下去，便是对我最大的慰藉。”师傅半侧着身子，汗水在脸上，如珠如豆，渐渐侵着每个麻痕往下流，右手微微颤颤的指着那个黑箱子，“那个箱子里面是我师傅留给我的家伙，我现在传给你了，我这辈子所有的积蓄都在了，你拿着一定要把善工堂的技艺传承下去。”

脸上难堪的表情僵持了一些时段后，缓缓道出:“师傅，我尽量试试。”道罢，师傅的脸色像熟透了的杏子一样，呈现出安详的黄金颜色。

那天，师傅说完便离开他这辈子信仰的唢呐。

其实善工堂的师兄们为了生计早已经换了行当，便是除了我一个人，没有人再吹。这时长生掀开帘布进来，缓慢说道。

“我与你给爹吹两台吧，他为唢呐劳苦了一辈子，临了不能走的太冷清。”

清晨，一首曲子吹罢，我们抬着师傅的棺材要上山入土。路上的石头子儿被昨晚的细雨洗得干干净净，芦苇荡旁的沙地被拍得平平整整。清汪汪的水面映出了天上残缺的乌云。那薄雾从河边驾过来，一切全都朦胧晃动，使人感到从心里往外冷。

我们把师傅葬在了整个村子最高的山头，使他能够安安静静的看着日子的变化，和善工堂的发展。

那天，我一个人站在山头，为师傅吹响了《将军行》，整个唢呐声响彻云霄。举目四望，天空是从很远的泥土里冒出来的，红彤彤的，把远处的庄、田野映得发亮。使山坡上的庄稼变得像西红柿一样通红一片，烟囱里歪歪曲曲升起的炊烟，都红了。

1. 以是为憾

其实大家心知肚明，唢呐早已没了出路。长生安排好了一切，还是去了外地。我为了母亲与妹妹的生活，只能暂时放弃这份职业，另谋出路。

那天我一个人早早就来了埋师傅的山头，今天是他的头七。这时我的脑海满是他当初教导我的情境。神气，不羁，吹着唢呐神采奕奕。师傅的死，是我平生经历的第二个由阳世转入阴世的人。他的死给我留下了永久性的记忆，那种记忆不因年深日久而黯淡，反倒如铜镜般不断擦拭而愈加光明。

几日后，天气突然转暖了。人们便欣喜的发现，道路两旁的芦苇荡又抽了新丝；桃树的枝头缀满了粉红的花蕾。留心细看，向阳坡的枯草间，已经冒出了一些青草的嫩芽。周围的一切也开始泛出鲜亮的活色，鼓起了青春的苞蕾，像十五岁的少女一样令人悦目。待到天开始模模糊糊地黑起来了。城市的四面八方，灯光闪烁着。风温和地抚摸着人的脸颊，隐隐地可以嗅到一种泥土和青芽的味道。多么好的春夜呀！

善家村再没了吹唢呐的人，人们也渐渐遗忘了善工堂的善家班，遗忘了那个曾经的唢呐一把手。

只是闲暇时的我还是会吹起那首《将军行》。